熙朝新語

熙朝新語卷七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正白旗漢軍陳夢球。康熙甲戌進士。未與館選。上特召試聖人之本論一篇稱旨。補選庶吉士。異數也。

高安朱文端公軾。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餉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於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康熙癸酉領鄉薦第一。甲戌進士。改庶吉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有

可亭十三種行於世。

康熙甲戌。丹徒裴之仙偕數人入都會試。有善扶乩者同往。問中否。乩判一貴字。衆不解。後裴中會元。裴故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中一目人也。

吳文簡公襄之父與一僧善。後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忽見僧自外至。徑趨入內。跡之則夫人方坐蓐。誕一子。卽文簡公也。由癸巳翰林歷官禮部尙書。康熙壬寅二月恭與千叟宴。紀
恩詩云。六旬今列千官宴。兩榜原登

萬壽科。

宋牧仲犖。先撫湖北。後撫江蘇。振拔名流。提挈後進。士林德之。性嗜古。精鑒賞。名人書畫一見即別眞贋。嘗寫水墨蘭竹小幅。湯西崖題詩云。竹箭美必採。澤蘭香宜紉。公平鎮東南。空谷無幽人。偶然託墨妙。寫此平生心。咨嗟魏公傳。小筆乃爾神。借圖頌德。洵非諛語。

康熙間梁溪陸生者。忘其名。少好學。弱冠遊庠。家小康。以好施故中落。妻父故富翁也。頗輕薄之。翁壻往

還蹤跡日稀。後値鄉試。陸以無力納卷。且妻已有娠八月餘。慮無人周顧。意不欲往。同人固強之。捐貲以助。陸不能卻。陰屬人聞於妻父母。冀免內顧憂。而翁夫婦若不聞也者。陸爲同伴所迫。怏怏而去。倉卒終場。歸則妻患痢甚劇。醫決不起。陸徬徨無措。夜半妻渴甚索飲。欲溫之。苦無薪。足下有破板。將取以燎火。板甫揭。見白蟻蠕動。撥視之。下有巨甕盛白鏹焉。喜欲告妻。聞扣扉甚急。啓關未及詢。衆擁而入。乃報錄人也。正錯愕間。又聞妻大聲作喘。視之已生一子。呱

呱在牀矣。一息之間三喜畢集。信所謂困極而亨者耶。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軍務臣張鵬翮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毎廑

睿慮。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

宸衷獨斷。區畫精詳。拆攔黃壩以通海口。築挑水壩。開陶莊引河。以導河北行。培高堰。築六壩。以束淮敵

黃。挑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淮流。修歸仁堤。以節宣睢水。塞時家馬頭。以杜黃水旁溢。開王家營減水壩。挑鹽河。以洩黃淮漲水。鑿戚字堡諸引河。逢灣取直。以分水勢。杜邵伯更樓諸口。修運河兩岸排樁。濬深運河。改修中河。以利漕運。疏人字芒稻河涇澗諸河。以洩運河漲水。挑海溝蝦鬚等河。以洩下河積水。建高郵南關車邏諸滾水壩。以資蓄洩。工程次第完畢。今歲伏汛。黃淮竝漲。逾月不消。水勢大過三十五年。而堤防保固。海口通暢。運道深通。民獲

耕穫。黃童白叟。感戴
聖恩。歡聲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
皇上神謨睿慮。上與天通。獨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
用能臻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鴻休偉績等語。有
旨明歲閱視河工。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三月以淮黃告成。
頒詔天下。
賴塔拉巴圖魯從征耿逆。一日浴於溪。覺水底有物。
槎枒如古木。因縛以繩引出之。乃一龍首。鬚鬣宛然。

所縛者乃其角也。見者驚走。賴神色不變。徐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上。自是人呼賴爲縛龍巴圖魯。

錢香樹陳羣爲翰林時。舟行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免。謂人曰。吾聞墜水者必有鬼物憑之。倘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次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遊。

海鹽徐个臣容。鄉試前祈夢于忠肅祠。神告之曰。歸

語汝祖。以吳三桂一事報汝也。客心惡之。旣而榜發。竟入轂。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歸語其祖。年已及耄。亦茫然不知。久之乃曰。是矣。三十餘年前。有僕吳姓。與婢女名三桂者有私。汝曾祖母掠治之。吾力諫得免。即以三桂配吳。不謂爲神明所鑒。貽福於汝。汝其勉之。

武進周清原。祈夢于忠肅祠。忠肅迎揖之。有童子立戶側。吟一片冰心在玉壺句。讀壺爲衡。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階。握手言曰。余事在爾。爾事在

余。覺後不解所謂。入都謁侍講董公訥。公一見如故。留館其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拜訪。若有所囑。未及詰而寤。質明周至。故異而優禮之。已未應試鴻博。賦題璿璣玉衡。恍悟前夢。文思沛然。一如夙構。遂取一等第九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周適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儲事議之者。周立辨其誣。論始定。初周赴試後。有平韓卿者精於數。董公使爲周占之。當得祭酒。董云太尊。曰否則助教。及

命下謝

恩。章服未具。假之平原張貢哉官助教者。始信平言有驗也。

西藏達卜喇嚴前有前朝紀功碑。漫漶剝蝕。僅存十六字云。雲山爲劒。風樹爲旗。用彰我武。永靖邊夷。不知建於何時。

本朝康熙六十年。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以西藏平定。請於彼地建碑紀績。奉

旨准行。以

御製碑文頒發泐石。仰見

皇威廣播。聲教遐敷。千古爲昭矣。

康熙辛丑狀元。聊城鄧悔廬鍾岳。工書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於門。諸弟不敢夜出。鄉黨重之。

李文襄公之芳。由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剛正沈毅。總督浙江時。平定耿逆不動聲色。以身繫天下之重。使數千里危而復安。眞社稷臣也。

黃陂王宗伯澤宏未第時。自黃岡赴京。過廬山宿蓮花宮。未晚而睡。夢坐大殿。見衆僧誦經。取案上棗數枚啖之。遂醒。口中尚有餘味。正訝問。忽見衆僧掌燈

列席。問之是日乃此菴主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棗。頂上微缺如少數枚者。乃悟前身即淨月也。

士未遇時。遭人白眼。得志後猶憶及之。甚或見諸語言文字間。要非盛德事也。然亦有足快人意者。德清蔡狀元啓僔。赴公車時。有同年爲山陽令。投刺往謁。令批其刺。令閽人查明回復。蔡怫然而去。及第後。令以厚帑謝過。卻之。寄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

孫侍郎在豐官侍講時。

上命講性相近也。對曰。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

上曰。義理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義理即在氣質之中。二者一也。

上嘉賞之。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上御乾清門。宴內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院學士講讀日講編檢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

十三員。

敕諸臣歡忻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命近

御座前觀燈。更

賜巵酒。霑醉者令內官扶掖而行。明日

御製昇平嘉讌詩序。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句。羣臣

集太和殿下。倣柏梁體以次賦詩九十三韻。宣

上德而通下情。雖卿雲糺縵之辭不是過也。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未達時祈夢於神。贈以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總不成。覺而惡之。後中康熙庚戌

科進士。官至相國。方知戊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是相字。

蔡宗伯升元紀
恩集載其傳臚詩云。入對
彤廷策萬言。句臚高唱
帝臨軒。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一時傳誦。以爲科名盛事。

范忠貞公承謨撫浙時。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

捕不得。公患之。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莫惹。公不悟。未幾遷閩督。殉逆藩之難。乃悟門內大蟲閩字也。事由前定。信然。

易州范良甫女。許字未婚而夫死。女聞之自縊庭前海棠一株方花。甚穠豔烈。女死。花忽盡變爲白。一時文士歌詠甚多。

江南尤生將赴鄉試。而苦無貲。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言而往。無

所見。再夢再往。亦如之。橋側有銀工某。怪其數早行。邀詢之。以實告。且歎鬼神之弄人也。至晚又夢。且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數。銀工覘得之。又邀而問焉。對以故。且示之金。銀工曰。誤矣。吾昨聞君述夢以爲疑。聊鎔鉛錫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君。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卽舉以相贈。是科尤領薦。乃倍酬銀工。

順天萬維嶽嵩。順治丁酉解元。康熙庚戌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即顏淵喟然章。明年
世祖御試題克己復禮爲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
緣。比戊戌會試。題無顏子語。意頗不懌。及榜發中式。
房師乃曲阜顏主事光敏也。

宣城自
本朝來科甲最少。康熙己未施愚山閏章高阮懷詠
孫子立卓以辟薦。茆楚畹薦馨以鼎甲。同時入翰林。
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恰應四人所居方位。咸
以爲異。繪圖題詠焉。

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　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奉

上諭。長白山係

本朝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欽此。欽遵於五月初四日起行。八月二十一日回京復

命。疏稱。臣等於五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

起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
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
邨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
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曾。原係採獵之人。今已
老退閑。自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
曾躋長白山之巔。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脚
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
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遥遠。我不知其他
等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

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我輩糧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

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納。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祁爾薩河。滹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

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閑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十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

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
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
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
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遥遠。
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
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
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
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爾喝喇大額黑督捕珠琪。
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

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知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

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

築成臺基。遥望山形長圓。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頹。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爲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爲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

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閑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所賜。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視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蒙籠。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

之際。適遇頒到
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
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
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
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
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
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
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

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十二日至寧古塔。徧看會
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
京。臣等奉
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
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
皇上敬念
祖
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謹疏奏聞。奉
旨。長白山

祖

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議奏。禮部議覆。應將長白山封為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

侯官陳解菴學夔。康熙己酉舉人。耿逆之變。抗節匿橋園洲三年。不受僞職。尋丁父憂。廬墓側。任司寇克溥首薦之。略曰。昔長安貴賦。洛陽之紙頓貴。今全節罵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郡縣迫之赴京。籲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興利除弊。撫臣錢公珏疏薦。陞兵部。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即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即應聲曰后

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

湯文正公爲庶子時。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湯鼓勇至山巔。有室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冬閣學缺出。特用左春坊王鴻緒。甲

子閣學又出缺湯遂繼擢。是年六月

特簡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在吳縣

洞庭山也。事之前定如此。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五色慶雲見。時方克復雅

克薩城。

命薩布素等撤兵。鄂羅斯遣使乞和。

康熙二十五年

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

博採遺書。用充祕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

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鈔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閏四月禮部等遵

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僱

募繕寫。交翰林院進呈。有願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
繳。得
旨。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
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
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
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有關係修齊治平。
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收錄。
該部院即遵
諭行。

汪君文琬。以鴻詞科改翰林院編修。入史館僅六十日。講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歸。終不復出。甲子冬。

聖祖南巡至蘇州。在籍諸臣恭迎

聖駕於河干。

上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

賜御書一軸以榮之。

凡翰林

賜宴瀛臺。定在暑節。每趁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緣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鳴哳。與江南水鄉無異。暨渡板橋。則荷香襲衣。隨流滴耳。宛在夢中聽箏筑聲。然後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豁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欄外維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於是逛遍瀛臺門。惟

賜宴時則

詔從牐口北上。直西沿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

如號舍排列。

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錦。北面望金色搖曳。則別一境地矣。李石臺來泰應制詩云。紅橋循蟻渡。綠樹貫魚歸。蓋紀實也。

台州洪虞鄰若臯。敬事呂祖。順治戊子領鄉薦。壬辰會試前。與鄰生何陳二姓同禱於呂祖。問南宮捷否。拜起見爐灰書中阿一二字。是科僅中陳何。始悟析二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前。洪夢神贈以詩云。大固崔嵬正展旗。春光逗發遠為期。君家福分非輕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果捷。

萬柳堂爲益都馮相國溥別業。每逢上巳輒與朝士修禊其中。飲酒賦詩。壬戌上巳。益都將有致政之意。首倡詩第六句云。水荇風約故沿留。徐健菴春坊和云。盡日行吟步屧留。施尚白侍講和云。回溪時有斷雲留。陸義山編修和云。落花香倩蝶鬚留。方渭仁編修和云。煙宿含山翠欲留。徐華隱檢討和云。小雨泥看屐印留。高阮懷檢討和云。羽觴泛泛去還留。汪蛟門主事和云。輕陰時爲落花留。林玉巖中書和云。檻

拂垂楊叫栗留。騁妍角勝。佳句如雲。相國歎賞不絕。
而意似未屬。後至潘稼堂檢討和云。東山身爲草堂
留。相國拍案而起。稱爲第一。
米紫來漢雯。順治辛丑進士。授長葛令。到任後清靜
無事。民皆安之。米故善度曲。時有剃頭待詔羅漢者。
業旣猥而貌又甚寢。人咸侮之。一日方爲米剃髮。家
童有吹笛者。羅漢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
笙。曰必胡琴和之乃可。翌日自製胡琴。和而吹之。果
異凡調。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米由是異之。常與究

極音律。康熙癸丑。米在長葛見邸報中會試題。其孟子題乃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適羅漢在側。爲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叩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首。兼曉篆隸。米以賓禮館之。一日忽辭去。自言有母在河北。當來一別。卽往五臺不歸矣。後竟不來。

吳江徐電發釚。幼穎敏。年十三賦詩。卽有驚人句。由翰林外用乞歸。著書自娛。有菊莊樂府。早行於世。朝

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有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濶。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其爲遠人所慕如此。

山陽張毅文鴻烈。康熙己未薦舉授檢討。二十三年十月。黃河漲發。淮水下注。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浚淮揚下河。以拯七邑之民。恭值

聖祖南巡。相度地勢。發帑救民。遣官督理。張上疏言。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

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沭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今

皇上准臺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

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

特命大臣查勘後復經會議。發帑經理。大哉

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臺臣祇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祇知七邑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滚壩之水。

而不知八邑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籍隸淮安。何忍不爲八邑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伏乞
皇上命總河確勘。具題到日再議。
上從之。

京城觀象臺上。舊有元郭守敬所製渾天儀簡儀銅毬量天尺諸器。
本朝康熙二年。以舊儀年久多不可用。
御製新儀凡六。曰天體儀。曰赤道儀。曰黃道儀。曰地

平經儀。曰地平緯儀。曰紀限儀。陳於臺上。至今遵用。其舊儀移藏臺下。

龍中允燮作瓊華夢傳奇。盛行於時。一日置酒招王阮亭輩觀之。阮亭酒酣賦詩。有自掐檀痕親顧曲。江東誰似阿龍超之句。蔣靜山仁錫和云。玉崑崙碎為檀超。阮亭歎絕。

宋漫堂中丞選江左十五子詩。厥後其中大魁一人。官大宗伯者一人。大學士者一人。其餘任宮坊入翰林者指不勝屈。高郵李百藥必恆獨以諸生終。然其

詩格之高。才力之大。實爲十五人之冠。

熙朝新語卷七終

熙朝新語卷八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金陵。上親詣明太祖孝陵。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賞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

諭禁樵採。命地方官嚴加巡察。父老從觀者數萬人皆感泣。總督王新命刻石紀事。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慍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公騶卒鬨。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醒。或告以昨辱相公。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卒爲善人。此眞休休有容之度。凡爲士大夫者當以

此爲法。

太倉王相國掞。未入閣前大病幾危。或薦方士李姓禳之。獨閉一室。禮拜七日啓戶曰。尙書無恙。昨斗府已送扁署云熙朝元老。康熙某年月日爲王掞立。未幾病瘳。後果如期宣麻。至雍正初罷相。始悟熙朝二字之驗。

韓文懿公菼。癸丑會狀。撤闈後

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

命將平日窗稾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
上召至宏德殿講大學畢。
上問平日所作必尙多。時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
尙有三十三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卽鄉試墨卷。
上悉留覽其以時文受
主知如此。前代所未有也。

明隆慶中。長洲韓侍郎世能。居陸墓。家故貧。祖永椿
喜放生。每早持帚掃河灘螺螄。盡放水中。久而不倦。

侍郎鄉試時夢神告之曰汝祖放生功德大當合累代貴顯後官至少宗伯使朝鮮賜一品服文懿公即其後人也

南宮張太史光豸康熙戊午赴鄉試時父病不欲往強之行至旅店夢一人以白帽與之寤而恚甚欲歸而父書至病良已遂終塲歸家未幾報至則光豸中解元矣賀客麇至內有一客云邑中自前明大司馬白圭領解後久無繼者君能繼之殊足賀矣光豸始恍然

太原傅青主山。母夢老比邱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被誣逮問。傅橐饘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邵。鼎革後隱於黃冠。己未薦舉鴻博。固辭不可。
特旨免試放歸。授中書舍人以寵之。

鄧西林相國。作侍衞時詠懷詩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若不料後此之出將入相者。及爲

七省經略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煙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

康熙壬寅。京口撤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

孔太守興詔。渡鄱陽湖。見有物甚長。黑質黃文。自空飛入湖。掉尾行數里。風恬浪靜。竟不知何物也。

錢塘沈方舟用濟。爲紅蘭主人客。其配朱道珠繪故鄉山水圖。題詩其上。以寄方舟。主人爲作詩云。應憐夫婿無歸信。畫家山遠寄來。方舟感動。未幾言旋。當時傳爲佳話。

江陰王韓起景琦。以名節自負。康熙中學使者某。以母壽祈福於古寺。寺僧懸孔子拜釋迦像。韓起見之怒。卷畫歸。學使知之。拘韓起至。訊之。韓起曰。生恐累公得罪名教。故奉聖像歸耳。即學使前裂去佛像。拜而焚之。學使者詘於理。婉言謝之而已。

長洲繆洗馬曰藻十歲時能作擘窠大字。閶門西禪寺扁額。是其手筆。今寺宇屢經更葺。仍就舊額鉤勒新之。無有能更書者。

潘荊山兆吾爲浙閩總督滿保幕友。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奸民朱一貴滋事。事聞省城時方二鼓。潘謂滿公曰。兵貴神速。須盡此夜了之。卽燈下書牒。頃刻數十言。未三鼓而部署定。黎明發兵。兩日至厦門。五日至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自天而下。駭散無敢鬭者。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請

[illegible][illegible]酒圖辭不受。奇人也。

陳恪勤公被逮入都時。遣人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所。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曰廉吏也。不受直。餽米十石。且遺以書云。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書末不署姓名。問其米夫。曰主人姓魏。跡之已閉戶他出不知所之。殆屠隱也。

納蘭容若性德。大學士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少聰敏。過目成誦。年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

士二十二授侍衛擁書數萬卷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人不知爲宰相子也

副都統朱涵齋倫瀚康熙壬辰武進士年四歲時以煤塗壁肖人鬼鳥獸狀見者驚詫一日攀煤車取煤壓傷右手中指治痊則此指甲獨厚而銳有微凹能容墨遂以指代筆

聖祖嘗書其所書扇

賜高麗國王王復請於

朝具幣帛乞書一時傳爲美談

長白喆少宰保幼年氣盛善怒。太夫人屢戒之。及長宦於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授老僕曰。爾後見我怒。即以杖示我。每怒必悚然曰。母在。怒輒平。其純篤如此。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圖理琛奉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俄羅斯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還京。述其道路所經爲異域錄一卷進呈

御覽。首冠以輿圖。次爲行記。以所歷之地爲綱。而按日紀載以爲目。乾隆間奉

旨採入四庫全書。

康熙間西域貢獅子二。形如圖畫。從口外打圍遇兩熊。人不能勝。召獅子搏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繼亦逸去。其羆皮實之以草。置雍和宮殿庭。懸牌於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觔。一重八百餘觔。

鄭芝龍初據臺灣時。廈門人有掘地得石者。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初不解。康熙二十三年。會稽姚

熙止啓聖爲福建總督。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鄭逆竊據四十餘年。而其讖已先定。蓋天早厭之矣。

德清徐方虎倬。康熙癸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歸田十餘年。恭遇

聖祖南巡。進呈全唐詩錄百卷。

特加禮部侍郎銜。年登大耋。子列六卿。眞

盛世偉人也。

禹州十一齡童子朱姓。打虎救父。州牧史君廷桂獎

以粟帛。蕭山毛大可奇齡作打虎兒行。

秀水周青士篔。嗜學工詩。吟誦不輟。有郡丞行署與周爲鄰。聞其聲達旦不寐。恚甚。遣吏勾捉。將加扑抶。鄉先生聞之。固請始得免。肉食之鄙。一至於此。眞堪絕倒。

歙人某娶婦甫一月。卽行賈。婦刺繡易食。以其餘積歲置一珠。以綵絲繫之。比夫歸。婦歿已三載。啓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汪于鼎洪度爲作紀歲珠詩云。珠纍纍。天涯歸未歸。較白香山商人重利輕別離之句。

无覺婉約可悲。

康熙戊申年。京師正陽門外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印原印於後。數十日無辨之者。少宰孫北海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為博物。

雍正元年。江南山東所產麥穀皆兩枝雙穗。蜀黍一幹四穗。內池蓮房同莖分蒂。諸瑞疊呈。大學士等上

言。此皆

皇上盛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

雍正癸卯狀元金壇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鍾祥楊炳。

上以登極首科。

恩施格外。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曠典也。

聖祖時鄉會試二場以孝經爲論題。後改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雍正元年。

上以宋儒雖足羽翼經傳。不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仍

改用孝經。
湖南向無貢院。士子俱赴湖北鄉試。雍正元年七月
奉
上諭。湖南赴湖北。必由洞庭湖。六七月間風浪尤險。
間有覆溺之患。著分湖南湖北南闈。即於明年豫備
場屋。從此湖南多士永無秋風波險之虞。感頌
皇仁於無既矣。
向例殿試進士在
太和殿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時。天寒硯

凍。

上命移至殿內兩傍。並令太監多置火爐。俾殿內和暖。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世宗之優卹士子如此。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新科進士於引見前朕欲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仍照殿試預備。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此進士

朝考之始。

雍正二年禮部遵旨。應從祀孔廟宜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

雍正三年

上諭。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爲人謹慎者

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恐有荒疎年久。不能衡文者。著將應差翰林並進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候朕試以文藝。再行派差。此考差之始。

安州陳狀元悳華。少時讀書靜室。有東鄰之女竊窺。正色拒之。事與明朝曹鼐相似。每於座右書曹鼐不可四字。雍正甲辰果以第一人及第。

郃陽張大有爲漕運總督。奏言寫字手顫。請奏摺代書。

上諭云。忙時令人代書亦可。若密摺仍須親寫。即字

畫粗大。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仁和孫士毅爲兩廣總督時亦有是

旨。我

朝待大臣之寬容脫略如此。

雍正癸卯江西鄉試。題學而優則仕一節。有周學健者名士也。文思幽奧。房考張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歸寢忽囈語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何醜然作房考乎。家人以爲中風。急呼各房考視之。見所抹卷曰。試薦之何如。時正主考任宗伯蘭枝閱之驚

曰。此奇文適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壓卷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神賀我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詎非驗乎。榜定後衆問張房考囈語故。茫然不知。若或使之也。

雍正五年。浙江巡撫李衞進瑞穀。羣臣上言。

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宇內徧產嘉禾。浙江

又呈瑞穀。奉

旨此非朕涼德所能致。想浙省澆漓之習必然丕變。是以感召上蒼。如此瑞應。朕深爲浙省臣民慶幸。命曉諭浙江通省。先是因查嗣庭悖逆。停浙江人鄉會試故也。

雍正六年三月。安徽巡撫魏廷珍言。鄉民違例演戲。應嚴禁。奉

旨。州縣鄉堡之間。借演戲爲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開設賭場。種種不法。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

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則是凡屬演戲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立法皆準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奏行之不善也。

河南孟津縣居民翟世有。拾獲陝西人秦泰買花銀一百七十兩。尋主給還。並不受謝。大吏入告。奉旨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又商邱貧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全數付主。力辭酬謝。奉旨嘉獎。給九品頂戴。賞銀五十兩。又兗州車兵李中

倫拾銀二封歸還原主奉
旨賞銀六十兩仰見我
國家久道化成民敦古處而
聖主之懋賞殊恩與人爲善亦曠古罕有也
鄉試房考向例選州縣中科甲出身者只許入闈一
次雍正元年五月奉
上諭考官以鑒拔爲主不論曾否入闈臨場時監臨
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爲內簾房考荒疎者
俱外場執事

雍正癸卯九月會試。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
上定一百八十名。仍令總裁朱軾張廷玉。此外不拘
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
康熙時編檢多至二百人。庶吉士五六十人。雍正元
年
上諭。內閣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秉公擇其學優工
書。善繙譯者。西館辦事修書外。其或才具練達。可當
科道吏部之選。或長於吏治。編檢可為府道。庶吉士
可為州縣者。一一分別具奏。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房考有張壘者。科分最久。自居前輩。每晚焚香拜祝神佑。如有積德之士。求暗中指示。各房笑其癡。咸揶揄之。伺其燈下閱卷時。以一細竿穿牖入。挑其冠。張驚以爲神。拜祝如前。衆伺其坐定。又挑之。張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寢。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閱之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衆噤不敢言。及榜發。此卷已中式。各譁然告張曰。我輩弄君耳。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此論甚正。

雍正六年

上命諸臣各保舉一人。衡永郴道汪楙。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澐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出於至誠。奉

旨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此可見

聖世用人勿疑之意。而汪楙亦可謂內舉不避親者矣。

徐公士林巡撫江蘇。凡讞獄先摘定案大略。牌示於外。而後發繕文冊。所以杜胥吏之撞騙也。

世宗嘗謂曰。爾風格凝重。當爲名臣。

武陵楊太史緒。權奇倜儻。抱負不凡。雍正間苗民蠢動。王師征之。太史學酈生。單身入峒說之。羣苗羅拜乞降。亦奇事也。

建昌李司空鳳翥。康熙丁丑翰林。雍正七年五月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蓽陋儒。賀慶雲本又稱擲地才珠。敢含毫而賦五色。

上諭。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

愼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抑不能。而作浮詞。湊成謙語。陳於君父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似此輕慢疎忽。尚得謂之儒者乎。此可爲陳奏不明體制者戒。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爲桐城張文和公廷玉。雍正四年進所著性理全書。

上諭。此書發明聖賢之義蘊。爲後學之津梁。有益於

身心。有關於品誼。凡屬士大夫皆當身體力行。服膺
弗失。又奉
敕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積十有五年而成。義例
爲唐宋以來諸史所不及。一爲溧陽史文靖公貽直。
官侍郎時奉
命赴閩審案。
上命敎導督臣高其倬撫臣劉世明貽直遵
旨至閩。宣述
聖意。其語有大凡人臣事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

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並不知有己。甚合上意。

棣世云。而其倬。劉世明能從與否。何須觀其後效。朕先覺得一堪爲股肱之吏貽直矣。

嵇文敏公曾筠。總督河道時。中年將築隄。夢有兜牟而短鬚者。直入一揖。遂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才保無虞。公頷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椎魯。何遽公然抗禮。意頗不懌。次日赴工次。過張桓侯廟

小住啜茶。見神像宛然夢中所見。乃親禱於神。一如所指。

錢唐沈閒齋近思。幼孤貧。依靈隱寺諦輝和尚。延師課讀。遂成通儒。有項姓者。識其非常。以女妻之。後登庚辰進士。由知縣行取爲吏曹。官至侍郎。以清介稱。項姓之爲女相攸。物色寒畯。猶是恆情。若諦輝之獨具慧眼。可謂大善知識矣。

松江顧小屏成天。康熙丁酉舉人。公車至京。寓崇人府丞蔡嵩宅中。雍正七年閏七月。嵩緣事逮問。簿錄

其家。得顧詩稾。有

聖祖輓詞六章。辭意悲切。

上覽之凄然墮淚。謂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感

恩戴德之誠若此。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

命江南督撫送部引見。八年至京時。庚戌科會試已

過。

欽賜爲編修。列名入於是科庶吉士之列。人皆以爲

奇遇。後官至侍講。

蔣文恪公溥。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少時讀書

平臺。每喚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搜。窗外月不甚明。呼所隨僕。但應而不入。啓戶見一人方枕牆門而臥。其頭向內而應。初以爲家僮。訶之如故。諦視之。人長三尺。方巾皁服白鬚。如世所塑土地像然。喝之。冉冉入地而沒。人以爲土地祠班後必大貴。已而果驗。

雍正七年三月初七日。滇粵二省同時慶雲見。自午至酉。八年正月。

景陵寶成山上產瑞芝二本。

命宣付史館。

雍正癸丑殿試。大學士尹泰等將策十卷進呈。

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有云。僚寀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此則純臣之居心。庶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有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文和公廷玉之子若靄。

上意深悅。因遣人往諭廷玉。廷玉再三懇辭云。天下人材衆多。莫不想望鼎甲。臣蒙
恩現居政府。而子若靄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
心實有不安。倘蒙
皇上天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極。
上云。汝家忠藎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廷玉跪奏云。
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

皇上憐臣愚衷。若
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
更爲美事。
上乃從其請。以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即將原擬二
甲一名沈文鎬改爲一甲三名。文鎬崇明人。
潯州謝梅莊濟世爲御史時。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
朝廷疑有指使。逮問。
命刑部嚴訊。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問何謂指使。
曰。讀孔孟書。便當盡忠直言。

上憐其直。謫軍前效力。時雍正丙午十二月也。有次
東坡獄中寄子由韻二首寄其從弟云。嚴霜初隕陡
回春。畱得衝寒冒雪身。
淪紵乍傳渾似夢。親朋相慶更爲人。敢愁弓劍趨戎
幕。已免鋃鐺禮獄神。早晚扶歸君莫慟。磐姍勃窣亦
前因。尚方借劍心何壯。牘背書詞氣漸低。已分黃泉
埋碧血。忽聞
丹闕放金雞。花看
上苑期吾弟。簇樹高堂仗老妻。且脫南冠北庭去。太

宛東畔賀蘭西。

高宗登極放歸。乞外用。授湖南糧道。長沙人士至今稱之。

方恪敏公觀承。本名家子。祖父皆以詩文名於時。以族人累徙居塞外。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爲非常人。厚遇之。公與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重趼徒步。并日而食。怡然安之。雍正王子。平郡王爲定邊將軍。征準噶爾。夙知公才。奏爲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
召見。
賜中書銜偕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累官至
直隸總督。年六十有一。以八月十四日生子。公賦詩
云。與翁同甲子。添汝作中秋。
高宗聞之喜甚。抱至
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
賜之。
雍正癸卯殿試。二甲一名張廷珩奉

旨即授檢討。並
命同三鼎甲在南書房行走。傳臚榜下授職。前此未
有也。
諸城劉文正公統勳。雍正二年進士。以檢討入直
內廷。官左都御史時。人多憚其剛直。時桐城張姚二
姓官最多。文正上疏曰。大學士張廷玉與伊戚姚文
然。本係巨族。科第漸多。仕宦實盛。至今名登仕籍者
有張廷璐姚孔鈵等數十員。臣聞
聖祖仁皇帝時。曾

命廷臣中因陞遷太速

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亦在

其內。臣以為宜仿此意。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親

屬近支。累世密戚。現在之員開列奏聞。三年以內除

奉

旨特陞外。其餘一概停陞。奏上。

飭交部議。吏部覆稱。臣部官冊所載張姚兩姓出仕

各員。與所奏詳加核對。張姓出仕者十三員。姚姓出

仕者十員。惟姚孔鈵係大學士張廷玉之甥。姚孔鋐

係張廷玉之壻。臣等核其陞轉在京侍郎。在外司道知府。多由
特旨簡用。亦有督撫保題陞用之員。或因大學士張
廷玉爲
皇上簡用大臣。該管上司或存瞻顧之情亦未可知。
臣等酌議將張姚現任之員開列名單。行文在京各
部院。在外各該督撫。令其察看。嗣後除臣部論俸仍
應照例陞轉外。如有才具優長。應行保題者。應於摺
內將該員係大學士張廷玉親戚之處聲明。與臣等

確查該員歷俸深淺是否合例之處。核覆具奏。如不能稱職。亦即據實糾參。務期一秉至公。不得稍存瞻徇。庶舉措咸得其平矣。奉

旨依議。一時朝議翕然。夫以張姚世祿之家。簪纓相望。循資歷轉。原無偏私。而文正之不避嫌怨。蹇諤立朝。亦從可想見矣。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於盧溝橋蓋造官房。令赴京應試舉子無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

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至今著爲功令。

聖朝作養人才。體卹周至。古未有也。

熙朝新語卷八終